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五

六官

○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冢猶長也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故謂之冢宰以其所主用人任職以平治天下故云統百官均四海何謂統百官異職用各因其才聮屬以歸于一也何謂均四海異宜使各得其所調劑以得其平也

○周官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歟

布也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之事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又馴擾兆民使之各遂安養也先王之世教養出於一司徒實兼教養之事後世遂以司徒爲專主錢穀之官教養遂分而爲二非復先王之舊矣

○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宗者以爲祭祀所宗而得名伯言其爲官之長也春官卿主國禮儀之事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如何爲天神如祭天享帝及日月星辰寒暑四時水旱皆是如何

爲地祇如祭地于方丘及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類皆是如何謂人鬼如宗廟祖考及古昔帝王先聖先師忠臣烈士之類皆是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掌主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兵之用所以正人之不正乃政之大者馬乃軍政之急務故以馬名官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之政統御六卿之六軍平治諸侯邦國之不庭者使强不得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得其平也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謂之禁者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所以禁之於未然也詰者推鞫窮詢之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窮治姦慝以求其情誅刑暴亂之人使各當其罪也

○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廸百官之言也謂之司空者主國空土之事也冬官卿主國之土地以居士農工商之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也

○禮記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

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
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臣若水通曰此即周官之綱而屬官郎其目
也盖明王奉若天道謂天下不可以一人理
于是而建乎天官大宰者天官之宰大宗著
主六宗之事大史主天文之事大祝主祭祀
祈禱大士治士者大卜主三兆三易者六大
者即天官之屬也先之者以其所掌重於他
職也五官者與天官列而爲六也五衆者五
官屬吏之群衆也我
國家稽古定制建官立法一本於此故今之六

部即此之謂也而部之有司司之有郎中有員外郎有主事多寡輕重斟酌損益則又有所謂監百王而成之者矣雖然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得人則庶政惟和萬國咸寧非其人適爲國家之蠹焉爾是不可以不謹也程顥有言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本原之地實有在於

聖明者矣

○周禮少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臣若水通曰大事從其長者如庖人內外饔共王之食也小事專達者如宮人掌舍各爲一官也官府之六職即大宰之六典也治職以節財用者分辨財用會計也教職以懷賓客者賓興賢能也以事鬼神者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祀也以聚百物者掌九穀六畜也以除盜賊者比追胥施刑賞也以生百物者居四民時地利也夫六官各六十屬爲三百六十者所以象周天之度也王者奉若天道以立六官所以法之於天也是故大小相維臣細畢舉而邦治辨矣人君之立官宜奉天地

而不違勿或過焉勿或不及焉則天道運於
上地道位於下人極立於中而三才一矣
○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以佐王均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王者有天
下之號建立也辨別也辨方者別東西南北
之方也正位者正祖社朝市之位也體國者
分營其國中以爲宮城門涂如人之有四體
也經野者畫治于野外以爲丘甸溝洫如織
之有經緯也官如冢宰司徒之類職如掌治

掌教之類爲民極者言王先盡此六官之事以爲民之標準也冢大也宰治也其屬則天官之屬邦治總六官之職佐助也均平也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以佐天子而均平天下先曰爲民極者何也凡設官分職以爲民也況冢宰六卿之長生民休戚所關朝廷政本所係得其人則輔導其主而善政日加於下如周召是也匪其人則壅蔽其主而虐政日加於下如唐之林甫盧杞是也觀此則人君爲天下擇相可不慎歟

○地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
以佐王安擾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地官之職也掌教者故
謂之地官徒衆也安擾爲教之道也立
官掌教者將以盡民之性必敦典庸禮
順其常是之謂明安仁漸義磨使自得于此
之謂擾故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孟子曰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若出
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春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

以佐王和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春官之職也春官者象春所立之官宗伯者以祭祀之宗主而名也不言司者神也非人所司也邦禮國家之典禮也其經有六其別三十有六以和邦國者即孔子所謂禮之用和爲貴是也禮達而分定禮行而俗成以之而惇叙萬邦以之而協和皆本於此宋儒司馬光曰禮之爲用大矣信哉

○夏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帥其屬而掌邦政以

佐王平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職也司馬爲國典兵者也官以馬名兵之所資莫急於馬也國之大事在戎故獨謂之政政者用兵征伐以正彼之不正也其曰平邦國者王者之師無他在於禁暴止亂而已使强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侵寡而人皆得其平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此之謂也其視後世窮兵黷武甚至以中官典兵而辱天朝者何哉

○秋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秋官之職也秋官獨以寇名者何也天下之亂未有不始于群行攻刼者而刑以懲寇爲急故曰司寇防奸之謂禁懲惡之謂刑嘗謂成周之盛宜無事于刑矣而周禮於司寇一官獨拳拳焉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刑者輔治之具豈可無哉故制爲律令禁之於未然所謂禁也加於有罪刑之於已然所謂刑也嗚呼聖人仁之至義之盡於斯見矣

○冬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土
以佐王安擾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之職也司空者掌
土之官舜命伯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責則
知掌邦土乃司空之職也凡所以興地利奠
民居制封域別丘甸治溝洫設壇壝築城郭
令力役作器物皆其職也至秦焚書簡編斷
爛而漢得於煨燼之餘遂謂冬官亡矣而以
考工記補之蓋不知工作特司空之一事爾
幸而先儒互相參究而冬官不亡所以因其

富庶而行其教則其佐王以安擾邦國可見矣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䓨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校正主馬之官屬於戎御以訓諸御使知義也）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右者御戎之右也司士亦車右之官屬於戎右）

以訓勇力之士以供君之時使而不逆也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

爲候奄言職佐奚爲中軍尉而以絳爲之司馬張老爲之斥堠也鐸遏寇爲

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言偃爲鐸遏寇上軍尉之司馬以訓卒乘使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

屬焉使訓群騶知禮言六閑之騶皆屬於程鄭訓群騶使知禮也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言爲民之譽望也舉不失職官不

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也

臣若水通曰施舍者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

者已止逋責之事也逮鰥寡振廢滯惠及窮

民振起困滯也匡乏困救災患謂匡其貧困
恤其患難也禁淫慝薄賦斂謂禁止淫邪薄
其租稅也宥罪戾節器用罪從寛宥用從省
節也時用民欲無犯者使民以時不縱欲以
奪之也魏相士魴魏頡趙武四人祖父皆有
勞於國故使爲卿即冢宰之職也荀家荀會
欒書之子黶韓厥之子無忌四人爲公族大
夫訓子弟即司徒主教之職也士渥濁爲大
傅脩士會執秩之法即秩宗禮官也以右行
名辛者能以數宣物定功故爲司空也知弁
糾能御以和正使爲戎御知荀賔有力而不

暴故爲右戎又以祁奚鐸遏寇爲中上軍尉
以程鄭爲乘馬御而司馬六騶皆其佐即夏
官兼司寇也夫周制大國三卿晉以成公三
年作六軍故有六卿六卿者六官之長晉悼
公即位之始而如此君子是以知其克復霸
業也人君之有天下者能因其迹而次第舉
之亦主善爲師之意也
○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
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槖師爲右司馬公子
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
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

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臣若水通曰午公子午即子庚也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馮孫叔敖從子也莫敖亦官名箴尹連尹宮廄尹俱楚國之官也夫楚一國也而公子午以下九子萃焉九子之才必皆可用楚康能爲官擇人事由以立此楚之所以强也孔子以衛靈公之能用人而曰夫如是奚其喪豈不信哉

○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
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
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
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
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
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臣若水通曰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也玄鳥即燕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曰司分

伯趙即伯勞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故曰司
至青鳥即鶬鶊以立春鳴立夏止故謂之司
啓丹鳥即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謂之司閉
是分至啓閉皆歷正之屬官也此上乃天官
也祝鳩即鷦鳩鳩性孝使爲司徒以立教鴡鳩
即王鴡鷙而有別使爲司馬以立法鳲鳩平
均爲司空以平水土爽鳩即鷹隼能鷙擊故
爲司寇以主盗賊鶻鳩即鶻鵃故爲司事以
主禮務即宗伯也五鳩即上五者幷天官而
六也鳩聚也民以聚爲貴工正取義於五雉
蓋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也九

農取義於九扈扈者正也正民使不淫故工
正九農二者司空司徒之屬也然則六官之
名已見於少皞之世至周則備矣
○漢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
入爲大司農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治豈有他哉黜陟幽明
而已矣太守之於大司農崇卑懸絕也朱邑
有治行之最即超遷之則凡有才德者孰不
奮庸熙帝之載哉若夫限於資格則賢能與
庸衆等爾此宣帝綜核名實所以成中興之
治也歟爲人君盡取法焉

○晉武帝泰始十三年以山濤爲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每一官闕輙擇才資可爲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且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臣若水通曰山濤晉之名吏部也常法吏部銓官專以資格則賢愚混滯而人主不得知天下之賢而急親之也山濤必擇其才與資序當爲者而參酌之以入啓此則不外乎資格而不泥於資格者也爲人君者命吏部以資望參酌上聞即以列之内殿屏風朝夕遇目又詢察而有得焉則書所謂眞知三有宅

心灼見三有後心六官之事皆得其賢而天
下治矣
○晉惠帝元康九年八月三公尚書劉頌上疏曰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
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
檢其下事同議異獄犴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
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
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天下萬事自
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
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之職也唐虞之時明刑

弼教呂刑之訓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禮刑
相出入交濟者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劉頌上言治道其亦當時刑罰
不清之故歟然而習俗已成無皐陶以明刑
無伯夷以降典已無勸懲之本豈能卒革以
歸于正哉然則晉事可知已矣

○北魏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
徇于軍將斬之孝文帝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
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
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

宜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
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
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
中肅然

臣若水通曰此軍政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軍士之盜宜以軍法從事
則賞罰明信而軍威振矣魏孝文乃欲赦之
何以示威信乎司馬光曰赦罪人以撓有司
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魏孝文知仁而無義
宜罔功矣而無敗者豈非幸乎

○齊主寶卷永元元年十二月魏主恪以侍中郭

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臣若水通曰此吏政也唐虞之時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有周之治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則官位豈可以不重惜邪然不得其人則憂得其人則喜可也若授之既以為得人矣而乃徘徊不舍豈宰相樂善之誠哉祚於是乎失相體矣

○梁武帝天監六年十月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

不停筆又綜理百氏皆爲避諱嘗與門人夜集
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
月不可及公事人咸服其無私
臣若水通曰冢宰之任不在多能一公足矣
又何必精力應對爲哉惟公也故好惡以正
而邪正自明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若徇私請
則不賢者進而賢者退天下豈有不亂哉徐
勉持正於梁武之朝而郄虞暠之請其與李
朝隱之裁抑僥倖賈黯之斥叅澤皆可以爲
吏部之法矣
○梁天監十八年魏主詡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

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

臣若水通曰王者奉若天道以分官立職求其賢以治不賢也求其才以治不才也要在量度人物而得其平爾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亮不達此乃制年格遂以一定之法用天下之才其害不旣多乎沈滯者稱其能則賢才者稱其不能矣後世襲以爲常竟不能易若亮者不獨害一時而且害後世者也

○梁敬帝太平元年正月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以宇

文泰爲大師大冢宰李弼爲大傅大司徒趙貴
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
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臣若水通曰周禮周公所作治天下之書也
泰在魏時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五代志
曰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
孤以爲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
内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
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
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

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禄視其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爲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爲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爲下

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爲凶荒不頒禄臣謂孔
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夫政由人生者也爲
治而不法先王不智也非其人而法之亦不
智也設六典以建官周之制尚矣秦欲舉之
於魏雖不可謂無志然以其時難矣非其法
之難也得其人之難也知所以官人而遺其
所以取人者知所以取人而遺其所以教人
者皆不可也故始於教中於用終於任其致
之之道必皆得其人然後可也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刑部侍郎闕上命執政妙
擇其人旣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

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以道裕爲刑部
侍郎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也書云惟明克允又曰哲人惟刑天下之大命在於刑刑獄之大本在刑部必得明哲之賢以司之可也所司者不得其人吾見輕重失當民將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之法亂矣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斯言也欽恤之心藹然矣非所謂明哲邪後世以妖書妖言遽繫以爲反而戮及人之妻孥三族而不恤者相去遠矣太宗愼重刑部之選而以委之道裕貞觀刑措之風其亦君

臣同心之所致歟

○唐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絶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

臣若水通曰此吏兵之職也天下文武而已矣文以致治武以定亂而天下之事畢矣吏部掌天下之文臣兵部掌天下之武臣人才之臧否銓法之黜陟皆由之使不得其人則群枉倖進仕路不清何望乎天下之治也睿宗付托衆賢而文武之選宿弊大革以啓開

元君子滿朝之盛夫豈一日之積也哉

○唐玄宗開元元年十月以姚元之同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臣若水通曰此古之大司馬兵官也天下兵機之邃邊務之繁皆由於兵部姚元之以身任之樞機周密庶事畢舉其要在於默記而已苟存心於默記何所不至此元之之所以克稱厥職者歟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棰撻而事集吏皆感悅無敢

犯者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之善者也刑官之道脩意爲上脩法次之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聽訟者其脩法乎畏志者其脩意乎曰知當則天時吏爭爲酷乃能獨持平寬不行撫揵是不恃法矣感悦無犯是脩意矣噫理法曹者尚當以日知爲法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

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道一而已矣在擇相爲相之道一而已矣在知人相而知人則六官各得其職故六官之任各有所司宰相則兼統乎六官者也使宰相分判六曹則是宰相行六官之事而六曹爲虛設矣豈古人設官之本意哉爲人君者誠能公其心以任相爲相者能公其心以任六官則六曹皆得其人而事無不治矣又何待於分判邪崔造懲錢

穀諸使罔上之弊令宰相分判六曹一時救
弊之權爾要不可爲常法也
○宋儒程顥上劄子於朝有曰王者必奉天建官
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
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
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
之治所以未至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職所以代天理物其道
皆法之於天也天地通其氣四時運其化而
萬物生焉是故因天地四時以建官而六職
備舉則百度脩萬化出矣帝之所以帝王之

所以王皆是道也自兹以降法制寖壞治不
古若宜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上監百王剗除舊弊掃歷代之陋習
脩成周之良規故六部之建用迄于今而
聖子神孫守爲家法不敢易也噫立法之善固如
是哉

○程頤曰人或以禮官爲閒官頤謂禮官之責最
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閒官
臣若水通曰禮官即古之大宗伯也夫宗伯
於四時之序爲長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
上下尊卑等列之序其責任亦匪輕矣苟不

能周旋矩度以至於戾天理而爭人事將安
逃其罪乎然則禮官豈閒散之任哉
○楊時云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爲之而冢宰掌
邦之六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
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於官府而小宰
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
臣若水通曰六卿所以代天工總庶職而冢
宰又所以總六卿掌六典者也其任不亦大
乎而任之可不知所重乎是故知六卿以冢
宰爲重則必求其人不敢忽矣忽冢宰則無
冢宰矣無冢宰是無六卿也無六卿是無三

百六十官也

○范祖禹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茍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臣若水通曰周官三百六十而總之於六卿六卿總之於冢宰冢宰統之於君官不多故其人易擇而天下之政如出一人矣不猶領挈而裘順綱舉而網張者乎噫後世如唐之建官近之矣而無德以爲之本此其治之所以不古若也求其可以繼周者非

聖朝而何哉

○國朝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爲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以分理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燕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

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
走隷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
政令

臣若水通曰此
國朝六官之制也六官得人而天下治矣故吏
部得人而君子進矣戶部得人而財用足矣
禮部得人而禮樂興矣兵部得人而軍旅治
矣刑部得人而刑罰清矣工部得人而百工
飭矣夫君子進則財用足禮樂興軍旅治刑
罰清百工飭然而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中
庸曰取人以身故欲得人者又在於人君心

身之德始也伏惟
聖明留神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五 終

[illegible]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六

脩虞衡上 貢賦附

○易繫辭傳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臣若水通曰此是聖人制網罟之器以爲佃漁取離卦之象也作者創始之名網以取獸曰佃罟以取魚曰漁網罟興於伏羲佃於山以取禽獸漁於澤以取魚鼈取諸離離者麗也二卦相麗又二火相麗又六爻一陰一陽皆有兩目相承爲網罟而物麗之之象也蓋愛物者聖人之仁而不能不取之者義也爲

祭祀爲賓客爲充庖而不取者非義也竭山澤而盡取之者非仁也禁其利而不與民同者非仁非義也故文王之囿民以爲小子釣不網弋不射宿聖人取物之義愛物之仁同物之公盡之矣

○書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註若水通曰此帝舜脩虞衡之初政也疇誰也若順也上下謂山林澤藪也虞者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冬官帝舜言誰能順我山林澤藪草木鳥獸之性取之以時用

使各遂其生各得其所者而用之乎
臣同擧伯益帝舜乃然其擧呼益而
汝作朕之虞官也夫聖人所以育萬
陽足財用莫重於虞衡之官宋大儒
程顥上王道劄子於朝亦必以此職爲要務
後之虞衡之官雖設而其任太輕豈帝王爲
治之意乎

○詩國風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美南國諸侯被文王之
化仁澤及於物而見王道之成也茁生出壯

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也豝牡豕也
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蓬草名一歲曰
豵亦小豕也于作吁嘆美之辭也騶虞獸名
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仁獸也南國
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
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
際曰葭曰蓬生出壯盛則草木茂矣曰豝曰
豵壹矢得五則禽獸多矣夫草木之茂非自
茂也禽獸之多非自多也盖由諸侯仁民之
餘恩有以及之故茂且多爾詩人既述其事
以美之且嘆之曰騶虞仁獸也諸侯仁心自

然不由勉强是真所謂騶虞矣夫文王之化
能使諸侯仁澤及物其廣如此蓋意誠心正
之功不息而久自有所不能已者豈智力之
私所能及哉是則草木鳥獸虞衡之事也虞
衡之脩先王愛物之仁盡物之性而賛天地
之化育者也君天下者可不務邪

○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臣若水通曰咸丘魯地焚咸丘者焚林而田
也夫先王盛時山林川澤皆有厲禁而撙節
愛養之意寓焉故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皆愛物之仁也推此心

以及物所以鳥獸若草木蕃矣春秋之時王
政不行聖學不明仁民愛物之道息而淫獵
之事興矣
○禮記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
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
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臣若水通曰此聖王仁民愛物之政盡人物
之性者也居材者生養儲積其材用也秋冬
爲寒春夏爲燠上原爲燥下澤爲濕廣谷大
川乃材用之所出也異制所謂順天時以興

地利也其愛物之仁如此民生其間異俗異齊異和異其制異其宜謂其性情食味器械衣服因山川分氣而俗尚由之也教者三綱五典也俗者如上數事之異也政者禮樂刑政也俗雖不同而同於政教之道夫不同者人也其所同者天也故聖人之政不責同於人而求同於天天也者性之本也其仁民之政又如此

○王制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

殀夭不覆巢

臣若水通曰此王者順時漁獵所以廣仁也蓋物生有時春夏生長之時也於此時而山澤無檢制焉則天地之生意遏矣其何仁之有故先王立山澤之官而重爲之防於十月之中獺得魚將食而祭天則魚長大矣然後得使漁人入澤梁以取魚焉於九月十月之交豺得獸將食而祭天則獸壯長矣然後使得以田獵而取獸焉八月之時鳩化爲鷹禽鳥之長也然後得以設罻羅以取禽鳥焉十月之時草木零落則生意歸根矣天地之氣

肅殺矣然後斧斤得以入山林而取材木焉
故春夏生長之時昆虫未藏蟄則不以火而
田恐傷昆虫也鹿麛之小鳥之卵獸之孕胎
者夭稚者巢將育者皆禁之不取不殺不殀
不覆焉可見先王漁獵之制順天之時因地
之利仁之至義之盡也此所以鳥獸草木昆
虫無不咸若後世乃有竭澤而漁焚林而狩
者曾是以爲仁義乎曾子曰草木以時伐焉
鳥獸以時殺焉短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子也人君爲天之子其念之哉
○月令曰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

有斬伐

臣若水通曰此季夏之令也季夏樹木方盛王者命山虞之官而巡行之所以禁其斬伐恐傷方盛之氣也孟子論王道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然則虞衡之脩非其所當急者耶嗚呼王者之政山林有禁如此而後世之斬伐無時至於童其山而不恤者亦獨何哉

○月令曰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臣若水通曰此孟冬之令也水虞漁師者澤
衡之吏漁師善取魚者也賦者稅也收賦以
正也戒侵削防濫取而使天子取怨於百姓
兆民又言有犯者加罪無赦也

○月令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
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臣若水通曰此仲冬之令也蔬食野菜也野
虞虞人小吏也教道者教訓引導以取之之
方法也仲冬之時開山澤之禁故以此時教
道之也所以教民共利聖人之仁也戒其侵
奪聖人之義也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臣若水通曰九職者民之職業也三農者山澤平地也九穀者黍稷稻粱秫菰麻麥荳也虞衡者掌山澤之官也藪者澤之無水處也牧牧地也八材者珠曰切象牙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剥羽曰析也商賈貨賄者行曰商坐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

賄也嬪者婦人之美稱也絲繭之已繅者枲麻之未緝者也臣妾者男女之賤者也疏材者百草根實之可食者也閒民者非若八者之有常職也轉移執事若今之顧傭爲工者也於此見先王之時無一職不得其養無一民不任其職者山澤之利脩所以盡人物之性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其參贊之功用豈小也哉

○天官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下供於上
曰貢貢之法有九曰祀貢曰嬪貢曰器貢曰
幣貢曰財貢曰貨貢曰服貢曰斿貢曰物貢
是也謂之致者使之自至而用者適於用而
已上取於下曰賦賦之法亦有九曰邦中之
賦曰四郊之賦曰邦甸之賦曰家削之賦曰
邦縣之賦曰邦都之賦曰關市之賦曰山澤
之賦曰幣餘之賦是也謂之田野除關市邦
中幣餘之外而餘則取於田槩言之也以至
九功者即九職以任萬民者也而其目則曰
三農生九穀曰園圃毓草木曰虞衡作山木

之材曰藪澤畜鳥獸曰百工飭化八財曰商
賈阜通貨賄曰嬪婦化治絲枲曰臣妾聚斂
疏材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類是也又
有九式之法以用財而其目則曰祭祀之式
曰賓客之式曰喪荒之式曰羞服之式曰工
事之式曰幣帛之式曰芻秣之式曰匪頒之
式曰好用之式是也謂之均者即量入爲出
之謂也由前貢賦功三者論之則先王取財
之法可見由後九式之用論之則先王用財
之法亦可知也所以著爲一定之式而太宰
皆得與聞者誠以財之出于民也有限而用

之費于上也無窮而況人主修心一生極天
下之奉而不足以供其欲先王獨見於此創
法立制匪徒爲太平之美觀而已爲可繼也
詩曰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其斯之謂歟
○冬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
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
時入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之職也虞衡掌山
林澤藪之官也其職則每物先別其地厲以
限之而後設其人以守之又設其法以禁之
是故陽木有生意者而斬之時必以仲冬欲

其堅也陰木枯木無生意者而斬之時必以
仲夏蓋急於用不拘時禁也服車材也耜農
器也季稺也服耜用季材者尚其柔韌之性
也斬木必以時者恐其物之竭即所謂先王
以茂對時育萬物聖人之仁及於草木也

○冬官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
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之職也川衡之官
所以掌川澤者也流水曰川鍾水曰澤平其
守者平其所出之物舍其守者按其所守之
舍犯其禁令者又從而誅罰之則人有所懲

於前而警於後矣然川澤之物果何所用哉
將以供祭祀賓客之需也川萛謂籩豆之實
魚鱐蜃蛤之屬也觀此可見先王制法非以
專於自奉而已一爲祭祀一爲賓客此奉宗
廟和神人之大事也取之以義不亦可見哉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臣若水通曰名者山林川澤之名也物謂其
所產者也利害者物之可用及其毒惡螫噬

者也珍異之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則自山林而致之者也泗濵浮磬淮夷蠙珠則自川澤而致之者也聖王非貴異物供耳目玩好而已所以備禮樂之用因地而貢不責有於無也仁義兼得之矣

○論語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因子張之問從政而告之以此利者天地自然之利而民利之爲服食器用以生者也導民以利其利者人君之惠也利生於天地而力勤於民及其惠也以

於前而警於後矣然川澤之物果何所用哉
將以供祭祀賓客之需也川萛謂籩豆之實
魚鱐蜃蛤之屬也觀此可見先王制法非以
專於自奉而已一爲祭祀一爲賓客此奉宗
廟和神人之大事也取之以義不亦可見哉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臣若水通曰名者山林川澤之名也物謂其
所產者也利害者物之可用及其毒惡螫蠚

者也珍異之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則自
山林而致之者也泗濱浮磬淮夷蠙珠則自
川澤而致之者也聖王非貴異物供耳目玩
好而已所以備禮樂之用因地而貢不責有
於無也仁義兼得之矣

○論語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
費乎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因子張之問從政而告
之以此利者天地自然之利而民利之爲服
食器用以生者也導民以利其利者人君之
惠也利生於天地而力勤於民及其惠也以

歸於君何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撙節愛養
以左右民使遂其生者則在乎君也易曰弗
損益之其人君生財之道乎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因梁惠王行小惠欲望
民之多於鄰國故舉王道之事以告之也蓋
王道以得民心爲本也欲得民心者亦惟因
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爾數罟也數
罟取魚密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斧斤
者伐木之器也山林者材木所出之處也數

罟不入洿池者澤梁之處必有厲禁[illegible]
用四寸之目非四寸之網不得入聚水之洿
池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則不至盡
洿池而取之而魚鼈之多用之不竭矣時謂
草木黃落之時春則材木勾萌夏則暢茂苟
旦旦而伐之則生長之意息矣亦必設爲厲
禁必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以採伐爲
宮室爲器械之用則不至盡拱把而伐之而
材木之積取之無窮矣夫如是則養生喪死
皆有所備而無不足之憾而民心得矣王道
不於此而基乎惜夫惠王蔽固日深聖學不

講徒知移民移粟之小而不知有王道之大使孟軻王道之事徒託諸空言也噫

○孟子曰澤梁無禁

臣若水通曰此文王治岐仁政之一而孟子舉之以告齊宣王者也澤者瀦水之處梁者絶澤而畜魚者也澤梁之利天之生物以利斯民者也文王不爲之禁取魚鼈者往焉取蠃蛤者往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先王於山林川澤之利皆有禁然所禁者時爾非禁民之利也此獨言澤梁者舉一以互見之爾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文王行之其即王道之

始而爲三分有二之本乎噫以四十里之囿
而爲阱於國中他可知也已齊宣曷足以語
此哉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
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
賓公說告晏子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
守之藪之薪烝虞候守之暴征其私淫樂不違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若
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斂已責
臣若水通曰疥當作痎痁謂因痎變爲瘧疾

也梁丘據裔款齊嬖大夫也衡鹿官名麓曰
薪細曰蒸虞候亦官名毀關謂毀偪介之關
也夫先王虞衡之官以爲山林川澤也其利
廣矣而晏子若以爲不可而告其君者何也
蓋虞衡可也守之而弗與民公共不可也自
夫官爲之守也始有殺其麋鹿與殺人同罪
者矣壅其利也而民怨之孰若文王之囿與
民共之而民樂其樂乎當是時非無虞衡之
官也爲之厲禁而已利不專於上而公于民
理財之大道也晏子非知王道者也一言而
悟景公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先王之遺法復

見其利也不亦憾乎

○國語周語單子曰虞人入材甸人積薪

臣若水通曰虞人掌山澤之官也甸人掌田賦芻草之事者夫位事建官所以制用故周之秩官奠厥攸司而虞衡之利興焉罘山網澤各供其材凡祭祀賓客於此焉需惟正之供備而無缺神人上下咸以懷協財之用大矣爲人君者可不愛天地自然之利以制國用哉

○齊語管子曰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

臣若水通曰時謂虞衡之官禁令各順其時

則民之心不苟得也夫先王之制草木零落
然後斧斤入山林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所以撙節愛養天地自然之利以富國足民
也人君理天下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可不脩
復之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六 終

脩虞衡下 貢賦附

○漢順帝永建元年帝即位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煑鑄

臣若水通曰鹽鐵者天地自然之利先王之世與民同之後世之君鑄山煑海欲以富强於天下至于孝文鹽鐵固非先王公天下之利矣順帝即位以遺詔弛其禁而縱民以煑鑄懲創所弊其庶幾先王之意乎

○晉武帝咸寧四年司冀兖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

劇宜勑兖豫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决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墳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

臣若水通曰大水天地之災也魚菜螺蜯墳淤之田天地之利也或决陂或留陂而反災爲利杜預權時之宜經畫出自意外眞得度支之體矣周詩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卹患之仁固如是也

○梁武帝天監五年四月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養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弛鹽禁與民共之

臣若水通曰甄琛口腹四體之喻可謂切至矣君之於民如口腹四體民胞物與之仁也徒知權民之利以奉上而不知均利以養民

則民日貧而君亦不能獨富矣不猶口腹四
體與俱喪乎攷周禮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撙
節培養以待用無非爲民也後世反以之自
爲而権其利亦獨何哉

○唐肅宗至德元載三月第五琦爲山南等五道
度支使琦作権塩法用以饒

臣若水通曰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
之地爲鹽院業鹽者免其雜徭私市者論以
法使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當肅宗初年間
關戰伐而琦也爲之經營國費亦可謂能臣
矣惜乎不講於先王虞衡與民同利之政爾

○代宗大曆十二年秋八月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蔣震往視之

臣若水通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古之虞衡之官爲之厲禁其實爲民守之也韓滉之判度支秋霖敗鹽宜以實奏乃復爲瑞鹽以進諛則是罔上賊民也以是爲富國之計可乎

○德宗建中元年五月轉運使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其江嶺間去鹽鄉

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絶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臣若水通曰山林川澤之利鹽其一也禁之是上下爭利也不禁則民相爭利也求其下不至於互爭其利上不爭民之利夫然後不失先王之意也唐至中葉起兵天下軍穰祿俸皆仰給於鹽夫以天下之大其賦之多而專利於鹽則當時之民貧可知矣劉晏雖善理財獨非病民者乎

○柳宗元零陵郡復乳穴記曰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

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
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
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
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
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
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
明而志潔先頼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
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
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
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
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

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
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
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
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
獨非祥也歟

臣若水通曰上下相與之際公而已矣上以
公利之心感其下下以公利之心應其上矣
栁宗元鐘乳廢復之說得非在人情間哉上
苟以公不失民之利則利之歸於上必多故
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曰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故後之人君欲得天下之

利必先公天下之利則其爲利也愽矣

○宋儒程顥劄子云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村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臣若水通曰虞廷之治咨益作虞周禮虞衡屬於冬官參贊化育其職匪輕矣自古以來

官得其人則品物咸亨國用不匱而民賴以
安自夫山林川澤之禁弛而萬物弗若其性
府庫空民用困矣故後世有圖治之君者虞
衡之脩山澤之禁乃王政之先務也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
鑄得一貫爲無利程頤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
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
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觧鹽鈔欲高
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頤曰若增鈔價賣數須
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
入必敷

臣若水通曰鑄銅煑鹽皆山澤之利也鑄錢者利在乎息盜鑄收公權而不在於多入也論鹽鈔者利在乎廣食戶贏歲入而不在乎高價也是山澤之利始以裕民終以裕國惟理之無其道則始以求利終以致害矣程頤之言其直見利害之實乎然則理財之職豈可任之匪人哉是故治天下者當知用人又爲理財之本

○程頤論鄭白渠書云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

强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漑田民得其饒歌之
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則白渠起後衣
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
獲其利

臣若水通曰鄭國渠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
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白渠引涇
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兩
渠之利秦漢而下咸賴之是故水利興則民
食足水利廢則民食匱故自然之利在天府
事之脩在人然則水利誠不可以不講也有
裁成輔相之責者可不究哉

○胡瑗在湖州置治事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臣若水通曰財用治國之首務也水利生財之大道也是故水利興則上可以足國下可以足民矣劉彝以治水利有功豈無自而然哉嘗有言曰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此其學之所見者也雖然天下之用皆原於心教者以是爲教而學者亦以是爲學水利諸事乃其心中所發之事業耳

○楊時論金人入寇第二劄子有云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煑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

臣若水通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厲山海之禁何哉蓋以天下之財多山海之所生其生也有時其取也無窮故也是故山澤之令弛而財用困矣楊時當金人入寇之急而爲此言似迂濶而遠於事情矣然衣食者人之命財賦者國之命不可朝夕無者也是故欲禦寇者在强兵欲强兵者在富國欲富國者在山澤若外此以求富國之術如王安石之爲則

國未及富而國本已蹶矣夫然後知時之說
爲義利兩全富強之至計也奚其迂然則虞
衡之職最今日所當重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畧云自漢唐以來善治財
賦者必以劉晏爲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
民爲先戶口衆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
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爲法止於出鹽鄉置
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
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
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

而今不可行邪

臣若水通曰劉晏之時天下之賦鹽居其半何脩而可以至此極也不過剥削竈戸轉鬻商賈之所致爾夫以天子萬民之父母而爲轉販剥削之事其於王道之愛民也不亦遠乎書曰利用厚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謂利者皆爲民而言也若夫瓊林大盈之積果足以爲利邪人臣爲其君之深計者固當以義爲利也

○楊時上茶法劄子有云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

仁祖令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為茶租而戶輸之
弛其禁使自與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
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
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
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
所不忍是以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
臣若水通曰茶者天地自然之利生人之所
日用不可闕者也人君與之以利民宜矣而
唐德宗時趙贊議税茶以為常平本錢然尋
即亟罷貞元九年張滂又請以税茶錢代水
旱田租民猶未至於病也穆宗時王播增天

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又爲相置榷使自領
之延及有宋太祖乾德五年又有私賣之禁
民之受害於是滋矣仁宗始令有司會榷茶
淨利均爲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
楊時以爲公私兩利似矣雖然書曰以萬民
惟正之供故先王之治天下義有貢賦之正
而不利榷酤之私比又公私兩利之至道也
然則利害之辨爲人君者可不省念之哉
○楊時鹽法劄子有云熙寧間有獻議再榷者方
神考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
不爲以是爲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

也

臣若水通曰利害公私之辨不明由於聖學之不講爾自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以爲利國之術而不知其大不利也其論鹽則曰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其法自以爲詳而不知其爲大蹶也自夷吾以下又可知矣宋熙寧間有獻議再榷者神宗寢其議而不行嗚呼亦仁矣語曰一之爲甚而可再乎後之爲人君者宜講明利害公私之極致審於王霸之辨神宗之爲君管仲之爲臣未足以法也

○楊時鹽法劄子有云山谷之民食塩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

臣若水通曰先王山海之禁所以爲民畜利而已矣無所利焉後世管商功利之說興始有征其稅者也又不已則有榷其沽者矣又不已則有戶收食塩之鈔者矣又不已則又有不食鹽而亦取其鹽鈔者矣此楊時所以感而有言乎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上之取之剝刻無所不至而望下之

以義報其上不亦難乎爲人君者可以思矣
○楊時坑冶劄子有云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爲之縱大興發亦民間私自貨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也
○楊時坑冶劄子又有云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爲新冒取

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爲甚

臣若水通曰此二節皆楊時坑冶奏劄中語也金銀未成器謂之鑛周禮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厲禁蓋防民之竊取君未嘗利之也楊時坑冶劄子前一節懸價與坑戶以期坑冶之興後一節言以舊坑爲新坑而欲禁奸欺之弊其興利除弊固無所不悉矣臣愚以爲人主者天下之表上苟以利存心則下莫不競於利上下交利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上苟以義存心則下莫不趨於義上下交義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夫天下之大亨而利

於正利孰過焉進言於君者當正義利之辨
苟以利言矣猶區區於得失利病之間抑末
矣
○國朝教民榜民間或有某水可以灌溉田苗某
水爲害可以隄防某河壅塞可以疏通里老人
等會集踏勘丈量畫圖貼說以憑興利除害
○諸司職掌凡各處水道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
務要時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橫流泛溢損壞
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踏勘丈
尺闊狹及工力多寡若本處人民不敷令鄰近
添助所用木石或見有支用或附近采取務要

農隙之時興工毋防民業其急於害民功可卒
成者隨時脩築以御其患

○憲綱圩岸堤堰陂塘行屬常川體勘境內遇有
坍塌壅塞務要趂時脩濬以備旱潦

○問刑條例河南地方盜決及故決河防毀害人
家漂失財物渰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爲首者
充軍

臣若水通曰帝之命益曰往哉汝諧孔子之
稱禹盡力乎溝洫王制司空度地居民山川
沮澤時四時量遠近興事任力蓋國依於民
民依於食食依於地水土之用不亦大哉害

者除之利者興之而民斯樂業矣書曰民非
后不能胥匡以生我
祖宗拳拳保民之至意可以爲萬世元后者之法
矣
○宣德九年六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
山西蔚州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爲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
民共之不必屑屑其已之
臣若水通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爲小
者與民同其利故也齊宣之囿方四十里民
以爲大者不與民同其利故也君不私其利

而公於民民不有其利而忠於君上下懷仁義以相與欲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君專其利而攘其民民私其有而遺其君上下懷利以相與欲天下之治不可得矣此我

宣宗弛山澤之禁而與民同之雖三代公天下之心何過於此

聖子神孫所宜萬世遵之而不可忘焉者也旨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七終